

舟歸雨風

作合·衍夏·深洪·漢田

(劇幕四)

• 二四九一 •

二之書霞秋春劇戲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一九四二年五月版 •

著作人 田漢・洪深・夏衍

編輯者 戲劇春秋月刊社

桂林一六〇路

發行者 集美書局

桂林八桂路十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風雨歸舟・四幕話劇
戲劇春秋・叢書之二

定價 四元

1-1-2000C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陳毓芳

王少雲

梁河盛

阿榮

楊海清

打手甲

馮海倫

阿華

打手乙

李太太

區帥爺

阿茲

朱剛夫

露茜

印捕

張志雲

謝太太

海員A

喬麗安

蛇王何

海員B

白容

吳樊成

旅客A、B、C

林謙

梁瑞華

其他旅客

原书空白页

第
三
章

時間：一九四一年秋，九月某日下午四時。

地點：香港灣仔某大酒店五樓走廊，接待客廳。整間的牆雪白桌布，二三侍客用長沙發，茶具，花瓶之類，左手爲通大廳覺的路，有一個箭頭形紅紙指示方向。上書「一號飯廳」。

動結束大會會場」字樣。

專開：遲遲的可聞經過播音機之聲。疏落的拍掌聲等，一年老的BOY阿榮，復週到地整理着坐位和桌上的陳設。沙發上坐着女青年陳毓芳，二十三歲，漂亮模實。但在眉間帶有一種無法捉摸的憂鬱的愁子。胸間佩着銀綢條子，上書「幹事」二字。一二分鐘後，盛裝女子二人，匆匆由右手（電梯口牆上有「二字樓」）登場。走在前面的是劉淑海倫，微以手拍作扇風狀。陳起立招呼。

馮 哈囉，蜜司陳！

陳 呵，馮小姐！

馮 你乾真的事忙嗎？

陳 還好！

馮 「個個會罷，」已歸歸會了，「今特步的來客，」

陳 開始報告了，大家正等着你呢。

馮 這位李太太，認識嗎？這次她很費力的。

陳 （點頭）是，上次見過面，方才看了報告，你們兩位推銷成績好極了，請，

們去。

（取出一杯茶，恭敬的捧給陳續芳。）

梁 你喝杯茶。

陳 （點頭微笑，表示理解的謝意。）

梁 （興奮地）陳小姐，這次成績很好吧？

陳 （看了他一眼），說不上好，因為這兒我到底人地生疏，要是在上海，我的辦法就多

了。

梁 你老太太還是在上海法院？

陳 對了，還在那兒。

梁 他老人家最好，我的大兒子阿慶有一次在上海外灘受不過日本鬼子的氣，和他們鬧起

來，給巡捕房逮了，還是你老太太幫他回國，有他老人家在那兒，受冤枉受壓迫

的人，知識會多少。我，一點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老爺爺才好。

陳 那沒有什麼，家父不過是喜歡主持正義罷了。

梁 小姐！在今天宵夜身出來主持正義的人太少了。

陳 可不是，家父在那樣的環境中間，時常也受到敵人的警告，可是，家父毫不在乎的幹到底。

梁 這就太難得了。

陳 你們這次也難得呀，這麼大熱天，大家還熱心幫忙。

梁 這是應該的呀，你們小姐們才辛苦了。

陳 香港也不比從前了，這幾年來雪花響其哪，什麼哪，差不多每天都有，次數多了，辦事就困難。加上這一次的一碗飯運動阻礙又特別的多——

梁（點頭）聽得這話說，可是孫夫人發起的事情誰也得儘點力量。別的不用說，單說這家海軍吧，從司理到廚房裏的司務，沒有一個不起勁說：「這是爲了祖國誰也不能愛惜力量。」

陳 對的誰也不能愛惜力量。這愛惜力量，將來有力量也不出來啊。

哦，你的小如端華呢，這幾天怎麼沒有看見她？又病了嗎？她的身軀單弱得很。

梁 不，你這次不是給了她幾本書嗎？這孩子就成了紅樓夢裏的香菱似的成了書癡了。白天裏只要稍爲有點空，就念，晚上到很晚還不肯睡。對了，她昨天寫了一首新詩，要我帶給你刪改刪改。

陳 是嗎？（接過去匆匆看了一遍。）好極了，明天就給他往報上發表。

梁 得了吧，你別太寵她了，小孩子，剛學說話，那里就够得上發表。

（正要說下去，僑務日報的主筆朱劍夫登場。）

（陳殷勤招待，朱應稱地賠了點面面向會場去，經過阿梁身邊時，（梁恭敬地立正行禮

，朱經過後忽然想起似的回過來）。

朱 阿梁，（梁應聲「是」）有一位王先生來了沒有？

梁 王……

朱 王少雲啊，昨晚上去這玩打牌的。

梁 啊，（想了想）還沒有來，也許……

朱 （把一柄新製的扇子放在桌上，摸出一個本子來翻了一下。）給我打個電話，（以本子

示之。給他，請他即刻寫來。（回頭看了陳一眼。）假如此地人多，談話不方便的話，你給我在那裏定個房間。（入會場。）

梁（恭敬地）是。（默記了號碼下。）（與朱相交，宵寒張志誠從會場上出來，同樣地辦了紅綢條。）

陳 報告快完了？

張（點頭）快給辦了。

陳（食讀者瑞華稿時。）喂，志雲，咱們又多了一個詩人了。

張 詩人？誰？

陳 你準猜不著，瑞華會寫詩了。

張 是嗎？

陳 你聽——（交給他詩稿。）

張（匆匆看過，極口稱贊。）了不得，了不得，我常常的，有生活的人，寫詩都寫得，不

過，（拍陳），這都是你指導有方。（交回詩稿。）

陳（取入袋里。）我想明天在刊物上發表，鼓勵鼓勵這孩子。

張靜的，好的！

（生忽記起還下的稿子，四索取稿再入會場。）

張（低聲地。）你認識方才進去的那位嗎？

陳（頗覺訝異。）誰？剛才那神氣活現的傢伙，很面熟，但不知道名字。

張（笑着。）他也來了，果然前一個禮拜，還在報上寫文章破壞這次「四何運動」。

陳他就是朱……

張對了，朱劍夫，僑務日報的主筆，除用寫文章之外，破壞這次運動也是主要份子。

陳真是，何必呢？固是中國人，這樣的時候還搗蛋。

張你把他這中國人就看錯了。

陳（有所指及的笑了一笑，不做聲了。）

張（血氣方剛，不想體會這些。）我其不懂這些人是什麼心腸，不開事只對人。

點，居然也反對起來。要不是孫夫人主辦，全港酒樓飯店，和許多愛國人士的幫忙，怕

這次的運動一定會垮了的。還好，預定三萬，籌了兩萬五千……

陳（不十分肯說。）唔……

（二人對話中會場報告聲，掌聲。）

（景打電話回，走過走廊反背著手，站在會場入口處。）

邵（看見她不上勁，自己坐下來，初語似向）而萬五，算不得多，不過，對於後方的傷兵難民，也有些好處。再說這次還有提倡工業合作的意義，要是真的日本跟英美打起來，（外來）買米漲價了，這支運動的意義就會特別重大了。

陳（轉身看了他一眼。）志雲，這幾天聽你們談這問題，覺得起勁，你對敵人真的會用這嗎？

張（那當然誰也說不定，不過英美對日本的矛盾不能減消，美國一天過得比一天緊起來，這能保證它戰爭不爆發嗎？一旦戰爭爆發，那時候香港就够慘的了。）

陳（倩笑）香港，你說香港會成戰場嗎？

我看香港的右傾人，做夢也想不到吧，前晚上海空襲，太閤小巷一片的蘇俄聲音，跳舞通宵達旦的營業，那兒看得到一絲一毫的戰爭空氣。

現在滿不在乎的是這些人，將來真恨不堪也是這些人咯。

（青年刺人蕭蕭安同他的愛人由臺登上場。）

建安（高興地招呼陳張。）喂，白晝來了。

（陳等急迎歡迎，發出特有的「哇」的歡呼。）

陳 你可來了，什麼時候來的？晝！

建安 剛下船。

陳 我沒問你，我問她呢。

（志強同時猛烈地向白晝握手。）

白晝（鬆手）喂喂！痛……

陳 志強一點也不懂禮貌。

張 這是愛國臨香港作風。

陳 你這一來，對於我們的一碗飯運動幫助可大了。

白晝 怎麼說？

陳 你不知道，就因爲你待在上海毫不肯來，這兒建安同志每天茶不思飯，想的一點事也

能做。我偶爾著誤偷多吃一點飯，才和他打電報催你來的。

白晝 聽你還是說笑話。

建安 會怎麼樣了？

陳：報告完了，盧夫人在這說，就要給獎了，我當你不行了吧。

建安：我因為尊敬他，他想要見孫夫人，一張證貼兩個行嗎？

陳：夫婦當然沒有問題的。說不定要請白雲小姐表演一番呢。你們快進去罷。

陳：我領你們進去。（他們同入會場）

（一陣相當長期的拍掌聲，陳頓了一下，仍坐下來靜靜的看著孫夫人。）

陳：（朱劍天陪了海倫士。）

陳：（不同意的表情。）我要聽一聽。

陳：這有什麼好聽，真正是這套一套，什麼傷兵難民，就是他們的專賣特許。（看見陳，站

止了這話，對梁。）電話打過了？

梁：是，王司理說立刻就來。

梁：別聽見？

梁：是。

（梁問訂了沒有？）（梁問訂了沒有？）

（梁問訂了沒有？）（梁問訂了沒有？）

梁訂了！

馮請客打牌？

朱不是我請人，乃是大師說。

馮誰？（架下）。

朱王少雲。

馮（脫口而出。）又是那壞蛋。

朱（吃驚）你爲什麼罵他，這是什麼意思？

馮凡是壞蛋，就該都討厭，爲什麼不能罵？

朱他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唔，（一轉念）作從那兒知道他是壞蛋？

馮（一笑）在香港社會上混過的人，王少雲做過什麼事，誰會不知道。（陳好香走過來了）

（她一下，朱會意另找話題。）

朱得了得了，參加幾次募捐運動，連咱們的海倫馮也愛起團來了，好就在這兒坐坐吧，一

會那壞蛋要來找我的。（四）酒杯碰杯。（對馮。）你！

媽 不要。

你 喝一點肝鴨。(Sobor)「杯椅子水！」

榮 (應命下) 是！

朱 今晚上有雨沒有？這幾天忙得怎麼樣？

馮 (搖頭)

朱 那好，昨天前天都沒看到你。

馮 誰說，我整天沒有出去，在家。

朱 (微笑) 在？對不起，我是一位新聞記者，咱們報館里有一位隔間編輯，和兩位外勤

，帶頭還不算太不靈通。特別是香港紅人，例如馮小姐一般社會上的閒人。昨天加洛通

山還東燕對海軍的演習，一位香港最漂亮的小姐，和一位先生去觀戰，六點半玫瑰廳的

茶會上，又發現了這位小姐跟一位先生，九點鐘，皇后戲院門口……

馮 (作躊躇攔住了他。) 唉，既然知道得這樣詳細，那就用不着說。(舉他的腔調，粵語

)。「昨天前天那找不着你！」

朱 今晚上王先生——你方才罵他「壞蛋」的那一位，要我邀你賞光。

馮 (嘲笑) 邀我？他要你來請我？

